

■我的文学观

# 在文字世界里捡拾自己

□ 离 响(蒙古族)

我出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九岁走出草原，随家人迁居河北承德，大学时来到海南，一晃数年，故乡已大变，我亦然。年少时一心想着世界广阔，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只有两条腿和一条人生路。活着活着，猛然间，在一个特定的阶段真切地迷茫起来，世界很大，我无限小，站在原地，四周都是路，却不知道往哪里抬脚。弄不清为什么就把自己困住了。于是，想表达自己。幸好，人类创造了文字，不用喊也能出声——八年前，我就这样从写作的路上出发了。

起初是写诗歌，以为诗歌短，好写。然后写小说，其实也不容易写。后来明白，于我而言，诗歌、小说、散文，写好都不容易。

我写的第二篇小说《婴儿姿势》在《草原》杂志发表，开始我有点儿不能相信，因为我从没坚定地认为自己拥有当一个作家的才华。这篇小说的命运比较顺畅，也带给了我一些好运气，让我获得了第二届草原文学类小说提名奖。这仿佛是在冥冥之中注定要给一个草原孩子的幸运。每每想起，我都宿命般地认为是这篇小说的运气很好。

真正进入写作行业后，我才发现有一个写作的海洋在眼前，我不会游泳，若贸然进去扑腾，弄不好会把自己“溺死”。幸好，因为我写作时很认真，有机会得到专业的培养和指导，在海南省作协的推荐下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见到了很多大名鼎鼎的作家，与真实的文学世界近距离接触，在各方面都有感触和收获。

大部分时间里，我处于从文学的概念里抽离出来的状态中，然而，心里始终有故事在生长，觉得我还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我缺少必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标准，只是尽量随心所欲在地用心写作。我是众生中的一个，我的困惑也是大多数人的困惑，而写作是一个非常省力的抒发渠道。我还没写出有艺术感的作品，但我正在努力把自己活得有艺术感。大多数时候，我要把雕刻的刀尖转过对着自己，也正因为如此，会不断产生不同维度的困惑和迷茫，就更加想要深入地面对、探索自我的真相。

我曾跟朋友说，我对自己更刻薄。我经常把自己内心最隐晦的部分都拿出来检视一番，整个心魂都有机会被晾晒，这让我自身产生了很多惊喜的改变。我想，这是一个作家的一种能不怨天尤人的勇敢。

“人啊，认识你自己。”这句话真够狠的，不到一定年纪根本无法体会它在说什么，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就该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困住了。

我解困了吗？没有。

只是，我不求解困了，就在自己所立足的困

境中活下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散了，在理智和情绪的海洋里沉浮，无处诉说。幸好，还可以翻一本书，躲进文字里求得一时的安宁以及重新回到生活中的力量。这样一时一时的累加，内心慢慢地丰盈起来，灵魂散落的部分也逐渐被收回到自己身上。

有一年里，我重复翻阅《沉思录》，现在已不记得里面的文字。后来，我喜欢上了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买了他的散文集《大自然的灵魂》来读，结果只认真读了他的《女巫》，读懂了一半。我被书名迷住了，把微信签名都改成“独自在荒野跳舞的女巫”。

一个朋友说：“你躺在床上还在琢磨的事就是你的天赋所在。”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一亮。我躺床上翻书、思考、想未完成的故事，有些故事永远不会变成文字，但它们在我脑海里丰富而精彩。这世界上的物质是有数的，一个人能占有的物质更是有数，但脑海里的世界真的可以无限丰富，丰富到语言无法形容。

我的生活很简单，但不单调。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成了一个手冲咖啡师，这期间多数时候在端咖啡、洗杯子、试喝咖啡，而今基本能喝出不同产区、不同级别、不同风味的豆种了。这是一件技术活，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快乐。这个过程中，我读了很多咖啡行业的专业书籍，在书里遇到了很多咖啡行业里很有魅力的人，有些是古人了。

由于童年在草原上度过，山野能给我天然的自由和喜悦感。如今，虽然在城市里生活多年，我依然喜欢到山野中行走，有时会特意开车穿过田间小路，沉溺于田园鲜活的安静中。我见过海南岛最好的马、最大的鳄鱼、雨林中正在腐烂的巨大的陆均松……

真实的生活体验让我更加热爱阅读和写作。这两年，受到孩子们和海洋文学的影响，我喜欢上了看自然纪录片，关于海洋的作品比重很大。我还花时间读了海洋科幻小说《群》，惊叹于印第安人的谚语“万宗归一”跟中国传统文化、武侠文化精神内核的异曲同工。

我有一点领悟：一篇小说的命运齿轮在作者写完之后才真正转动起来。有时，作者写作的初衷并非为了读者，而是源于内心的情感或自我表达。一旦完成，小说便脱离了作者的掌控，在精神上独立存在。之后，读者的喜恶与解读，已与作者无关。至于说一部作品被作者完成了，而只有作者知道，无缘于读者，那也是这篇小说的命运。

# 民族文艺



离响，1983年生于内蒙古，蒙古族。作品见于《草原》《小说月报》《散文》《绿风》《鸭绿江》《黄河文学》等。获第二届草原文学奖小说提名奖、海南省民族文化“七个一”长篇小说特等奖、海南文艺奖等。

一位投资领域的朋友说在股票市场上存在错误的共识现象。道理可以通用，在文学里也会存在错误的共识，畅销的作品不一定符合恒常大道，沉默的或者是恰好被忽略的那部分作品中也可能存在着精品的或然性，所以，一个人无法跟上流行或不能全然认同流行也不必太慌张。

真诚地面对真实的自己需要勇敢，写作让我把这样的勇敢认出来，并在自己的身上一一次次试验，通向真实自我的路充满了荆棘，走通了就可以见到光明。

时代飞速奔驰，人类善于怀旧，但“从前”不可能比现在更好。虽然很多人喜欢看穿越剧，但谁愿意真正亲自穿越回去呢？我更喜欢穿衬衫和短裤走在绿树成荫的南国街巷中，使用手中的智能通讯工具呼唤朋友，而不愿到山洞里修仙。

司汤达说：我活过，爱过，写过。

我说：我也一样。

最后，我想说一件美好的事。在2025年夏季，我爱上了自己鬓角的三根白发，最初是三根，现在或许多了。白发是利滚利的复利产品，而且是时光女神禁止转送的粗暴赠予，我回馈给这份厚礼是坦然而柔和地接纳。它们银白，在我油黑的发中如挑染一般鲜活。我开始想象自己有一头银白的发，不要太短，一颗纯粹又勇敢的心，不要躁动。也可以经常暗暗自治：我的人生还挺有味道的。

# 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时代生活

□ 艾诺依(回族)



艾诺依，1990年生，现居北京，回族。作品见于《中国作家》《诗刊》《北京文学》《扬子江》《作品》《青年作家》《啄木鸟》等，获李叔同国际诗歌新锐奖、冰心散文奖等。

文学创作的起点往往源于个体的情感体验，是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对世界的感知、对内心的剖析。然而，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绝不停留在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描摹，而是要穿透表象，深入时代肌理，揭示社会变迁背后的精神图景。这是一种灵魂的书写，是一种对世界的凝视与回应。它既是个人情感的宣泄，也是时代精神的映照；既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未来的预言。我希望我的文学创作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关注现实生活，民族命运与文化遗产。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工业文明高速发展的时代。城市化、信息化的浪潮席卷而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重塑了人的精神世界：人工智能逐步渗透日常生活，人与机器的“博弈”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注脚。

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内心世界。文学不仅要记录时代，更要引领时代，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与探索。在诗集《银河梦游》中，我尝试通过诗歌的形式，探索工业文明带来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技术

进步带来的生活变化，更关注人在技术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价值追寻。在钢铁丛林与数据洪流之间，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寄托，一种在高度理性与机械化中依然保留人性温度的可能。

文学从来不是技术的附庸，而是思想的灯塔。它不仅展现技术的进步，更要叩问技术背后的意义。当然，文学创作，不应只是个体的独白，而应是民族、文明与社会的共鸣，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思考自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走向。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去审视文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价值，才能写出具有历史纵深感与现实穿透力的作品。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时代洪流中的浪花，他们虽然看似渺小，但正是这些“小人物”的点滴努力汇聚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我曾多次行走于中国的陆地边境线，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从内蒙古的草原到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从原始的热带雨林到沙漠戈壁雪原，亲身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这些地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更是文化、民族、历史交汇的节点。在这里，我看到了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信仰与语言的交融，也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在这里，我感受到不同民族、自然环境的融合与碰撞，也感受到了文明的多样性与生命力。

在这些边疆地区，我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它们真实地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这些故事值得被记录，更值得被讲述。我们不能忽视普通人的力量，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通过讲述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族过去与未来，理解文明的延续与变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文学创作的目的与追求，应当是用文字去描绘人类共同的困境与希望，去探索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共同未来。文学是沟通不同文明、连接不同人群的桥梁。

除了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时代命题，文学创作也应有“微观”的视角，关注那些被忽视、被遗忘的民间语言与地方传统。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然而，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推进，许多语言正在逐渐消

失。如果不加以保护与传承，这些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也将随之湮灭。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山花慢火车》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部作品以大凉山与成昆铁路为背景，通过半个世纪以来火车带来的变迁，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为了真实呈现时代之变，我通过实地调研、翻阅资料、调查走访等方式，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的民俗与生活方式的演进轨迹，真切感受乡村振兴背景下个体的命运沉浮与坚韧奋进。

此外，我还关注到了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它不仅是庄子的诞生地，更是庄子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沃土。这里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通过对地方文化的深入挖掘，我发现许多被遗忘的故事极具价值。这些故事不仅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地区，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体现。通过文学的形式，我们可以将这些故事重新唤醒，让更多人感受到它们的气息与脉搏。

在《山花慢火车》之后，我将继续创作另外两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既关注国家重大工程背后的科技力量，也聚焦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成长。它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

文学创作的技巧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文学创作的表层，真正打动人心，是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深度与人文关怀。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到现代的基建工程，中华民族始终展现出不断改变命运的勇气与智慧，中华民族始终在与自然对话、与时代同行。这些背后承载的民族精神，正是文学创作最宝贵的财富。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激励更多人勇敢面对挑战、追求理想。

文学创作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它需要我们不断地观察、思考、探索与表达，而且对于更大的天地和未知的自己充满了无限渴望。文学创作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些“看不见”的力量“转化为”“看得见的故事”。在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交汇点上，让我们以更坚定的信念、更广阔的视野、更细腻的笔触，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编辑手记

我喜欢这个地方，它有时候迎着熹微，有时候伴着落日。从我这里抬眼望去，斑驳但还算洁白的墙壁上挂着我业余时间画的油画，电脑前方的几支绿竹枝叶舒展，桌子上和桌子下，摆放着一摞文学杂志，旁边的窗台上堆着刚看完的稿子，身旁的书柜里，校对完的往期大样被我分装在一个个牛皮纸袋里，它们似乎沉默不语，又似乎蓄势待发。我知道，在无声中，它们都是不同的面孔和不同的生命。每当终校完毕，我都长舒一口气，仿佛农民面对收获时般喜悦舒畅。

我说的这个地方，是《满族文学》的编辑部，而我，是这里的一名编辑。

《满族文学》创刊快有50年了，它是由辽宁省作协和丹东市文联共同主办的刊物。这是一本足够坚韧的纯文学刊物。几十年来，刊物历经10任主编，得到了一大批满族作家的支持和厚爱。他们当中有许多位，先后成为刊物的顾问。

无数个日夜，我会被来稿中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作者们所感动，他们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他们为生活奔波之余，心里还亮着一盏文学的灯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学，很难带来世俗中的利益，但仍有人热爱它。我很幸运，能从事自己热爱的文字工作，尤其幸运的是，还有那么多的老师们在关心刊物，那么多的作者在支持刊物。

我还清晰地记得2023年初春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小说家于晓威的电话，彼时正是我调到《满族文学》做主编的第三个年头。他在电话里跟我沟通一件事情。他告诉我，老作家舒群先生的中篇小说《满洲的雪》，刚刚被发现了抗战时期最早版本，经黑龙江大学付立松副教授倾心整理和重校，准备交由《满族文学》发表，问我是否可以。

众所周知，舒群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一员，也是“左联”的骨干成员。《满洲的雪》是舒群定稿于1938年的中篇小说，取材于作者早年经历，讲述了抗日义勇军战士雨文引导汉奸之女朱琳投身抗战的传奇故事。小说曾连载于1939年3月9日至5月20日《申报》（香港版）第八版。后来却一度消失，各方遍寻不得，仅存于文学史篇目存录中，成为舒群研究一大缺憾。舒群古稀之年自编文集，也遗憾未能找到并收录《满洲的雪》。

“我早就知道舒群写过这部《满洲的雪》，别人的回忆文章里有提到过，可我从未读过原文。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晓威兴奋不已地说：“李霄明先生一直关注《满族文学》，经过郑重考虑，他想授权将这部从未在刊物发表过的小小说交由我刊推出。李霄明先生还说，国内众多刊物中，他觉得由《满族文学》来发表这部小说最为合适。”

大家信任如斯，我自不可辜负，理应格外重视。

2023年正值舒群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经过紧密策划，在当年第4期推出“纪念舒群110周年诞辰”专栏，使这部消失了80多年的文本得以重现文坛。为了给文坛提供更好的资料，专栏还配发了付立松副教授《关于重新发现舒群〈满洲的雪〉的说明》，以及研究此小说的三篇评论。专栏推出后，收获了诸多关注。《辽宁日报》为此专门派记者做了专访，并采写了深度报道《故乡的雪总有一半是红的》。该报道在《辽宁日报》刊出后被众多网站转载。

作为《满族文学》的编辑，我们也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看稿疲倦之余，我喜欢站在窗边，极目远眺。北面的锦江山，起伏错落；南面的鸭绿江，波平如练……丹东，作为全国最大的边城，与朝鲜隔江相望，有满族、朝鲜族、锡伯族、回族、蒙古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其中，满族人口最多，占当地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2%。在历任主编的努力下，《满族文学》数十年来培养和团结了一批丹东本土的少数民族作家。

《满族文学》不仅是本土满族作家的“娘家”，也是全国满族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

格致是我约稿最多的满族作家。虽然我与她从未谋面，对她个人生活知之甚少，但我熟悉她文章中的每一个脉络，抚摸过她文字中的每一处褶皱。文字之交最是纯粹，这是独属于编辑的秘密，也是独属于编辑的快乐。格致在《满族文学》发表过一系列富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散文。如《皇帝的乡愁》系列中，她以轻松的笔调描绘了康熙吃的进贡松子的由来，也写白雪皑皑中，从吉林乌拉到北京，从乾隆盛世的御道上庞大的进贡车队的艰难前行。《西厢记》则是格致搬到吉林乌拉街满族镇后所写，在满族聚居地生活，格致的民族情结得到了更深的扩展，读者也由此深入了解了满族文学的独特风貌。

绿窗是我做主编后新结识的满族作家，她的散文有鲜明的个人印记，语言简洁，但耐人寻味。2022年，我编发了她的散文《戏文》，颇具地方特色。2023年，我又编发了她的散文《废墟之鸟》。她写得很慢，作品不多。前几天，她又将她新写的一篇万字散文发给我。这是她对我的信任。

尽管名为“满族文学”，但《满族文学》从创刊伊始就是一本兼容并蓄的刊物，不仅发表满族作家作品，也对汉族作家葆有深深的敬意，发表了大量汉族作家的优秀作品，民族团结的面貌在我们的刊物上有着生动的展现。

“80后”朝鲜族作家邹金红原是网络作家，她善于观察，网络小说写得细腻生动。与她结识后，她在我们的影响下慢慢转到了纯文学创作。《满族文学》发表了她的小说《阅后付仟》，尽管在叙述上仍旧有网络文学的影子，但她的天赋很快就弥补了这一不足。作为一名美术教师，她课业负担比较重，写作时间较少，我就经常打电话督促她、鼓励她。她经常分不清汉语里“的”“地”“得”的使用，令编辑很是头疼。她有一次跟我聊天时说，于晓威老师编完她的稿子后告诉她，单是“的”“地”“得”，就给她改了一下午。

前一阵儿，邹金红被推荐参加在朝阳举办的民族作家培训班，我正好被邀请去给学员改稿，她带去了一部近4万字的中篇小说《小宅门》，仍旧是“的”“地”“得”分不清楚。我找了一个空闲时间，专门教她区分“的”“地”“得”。

“这次，我终于学会了。相信我，再也不会用错了。”她说。

窗外的天色漫上浅浅的一层暗影，一缕柔光覆上桌面摊开的校样，黑色的字句染上了暖融融的亮色。晚风吹动翠竹的长叶，发出哒哒的默响，又悄悄落在纸页上，像是为这期即将付梓的新刊，轻轻添上一笔温柔的句号。

不是我温暖了它，是它在温暖着我。

（作者系《满族文学》主编）



鸭绿江

# 编辑部里的温暖

□ 王雪茜